

景觀

過眼雲煙裏兜轉

——黃勤帶香港影像的沉思

● 李世莊

黃勤帶是資深的香港新聞攝影工作者，他在二十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間，因緣際遇，拍製了大量與香港有關的照片，數量多得難以估算；更重要的是，它們大都捕捉了其時香港政治、經濟、民生各方面的脈搏，即使今天重新翻閱，對很多人來說可能仍有仿如昨天、歷歷在目的感覺。2017年，黃勤帶出版照片集《皇后旅館》，輯錄了自1977至2009年間於澳門和香港兩地拍攝的黑白照片，數量接近三百張，是他繼十年前出版的《香港地》之後，另一本論述香港以及澳門近三十多年間變遷的攝影作品集^①。我反覆閱讀這部作品集，感覺猶如劉姥姥走進大觀園，三十多年來的歷史片段翻滾亂碰，未及定神，便又已經如夢乍醒。對我來說，《皇后旅館》所展示的，並非單純是老照片的情懷，它所指涉的是圖像、歷史和論述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也是我認為整部作品集最堪玩味、值得讀者深思的地方。

很明顯，《皇后旅館》並非以一種歷史時序的方式去編排影像，假若對

香港70至90年代時局有相當認識和記憶的話，初看影集可能會感到一種雜亂零散、支離破碎的感覺，以為負責編輯者對本地歷史一竅不通，完全不明白香港二十世紀後半期的歷史進程。再者，影集裏的作品連簡單的標題也欠奉，對那些期待通過文字來理解圖像的讀者而言，必然讀得很不暢快。

事實上，早於《皇后旅館》面世前，我曾與黃勤帶討論過影集的整體編排，大家都預料到一般讀者會有上述的反應。不過以我理解，黃勤帶有他自己另一套想法，是關乎他對攝影的意義和定義——他希望嘗試透過《皇后旅館》作一次試驗，故此在權衡過讀者的反應和他本人的想法之後，最終選擇了現時那種輕文字、去時序的編排方法，以相當個人化的風格表述他攝製的黑白影像與歷史的關係。

如果要為《皇后旅館》寫一篇藝評，我會選擇以影集裏部分的黑白影像，重新按自己的想法編排一次，作為我對黃勤帶鏡頭下的香港、歷史、影像的回應。這也是《皇后旅館》新書發布時，我特意製作了一次小型黃勤

帶攝影作品展的原意^②。照片當然是黃的原創，但我負責重新演繹，目的是以非原創者的身份重新編排影像，嘗試找尋一些新穎有趣的閱讀和理解方法。套用巴特(Roland Barthes)的說法，這勉強也可算是展示「作者已歿」的概念^③。然而，由於新書發布會及相關展覽只有短短的一個下午，意猶未盡，所以不妨在此再進一步闡釋我對黃勤帶影像的一些想法。

一 城寨故事

《皇后旅館》裏出現了一幀城市風景照片(彩頁一上)，畫面展示了一字排開的一幢幢樓房，完全被帆布覆蓋了，旁邊有一兩幢清晰可見的樓宇，外貌都顯得破落殘舊。畫面中央可見一台流動式起重機橫空而出，而遠方的天空剛有飛機滑翔而過，整個構圖呈現了一種幾何圖案的美態。熟悉香港城市面貌變遷的讀者，相信馬上可以辨認出此影像記錄了上世紀末九龍城寨全面清拆時的情景。1987年中英兩國政府達成清拆城寨的協議，其後1991年港英政府便展開強制清拆行動，三年內基本上完成了整個計劃。要清拆一個原本居住了四五萬人、歷史悠久卻又長期烏煙瘴氣、環境欠佳的社區，當中所產生的種種矛盾和衝突，可想而知；當年的新聞媒體絕不乏此方面的報導。不過，這個影像挑起我的情緒並吸引我注意的，反而不是它背後涉及的社會紛爭，或是九龍城近百年間蛻變的浪漫情懷。被帆布包裹着的城寨，勾起我對德國柏林國會大樓，被藝術家耶拉瑟夫

(Christo Javacheff)以帆布完全包裹的裝置藝術計劃(Wrapped Reichstag)的記憶^④。

耶拉瑟夫包圍德國柏林國會大樓的裝置藝術計劃，早於1970年代初醞釀，其時德國仍然東西對峙，要包裹國會大樓作為藝術創作，似是癡人說夢。然而，藝術家二十多年來對實現此計劃鍥而不捨，反覆游說不同政治團體，跟公眾人士討論，以至發展到讓國會議員投票。到了1995年，這個幾近白日夢的藝術計劃如其所願順利完成，成為一次集藝術、公共空間和政治於一身的創舉。九龍城寨的命運掌握在中英兩國的政府手上，為着共同利益，兩國協議把這一個由滿清政府遺留下來的「三不管」地帶完全在歷史中消失。德國國會大樓在90年代被帆布完全覆蓋，為的是一次裝置藝術計劃，卻花了整整二十多年才能夠實現，當中所涉及的是無數的談判、國民之間的辯論，以至國會的投票表決，一切所展現的正正是一個公開、民主和文明的社會應有的運作模式。相比之下，當九龍城寨在90年代同樣被蓋上帆布的一刻，背後的運作不過是兩國政府之間的協議，城寨居民何來會有發言權？城寨居民對自己居所的去留尚且不能自決，那香港人對屬於自己的地方的前途又如何呢？

二 孤寂的尤德

上世紀80年代有份參與中英談判、決定香港前途的殖民地港督尤德爵士(Sir Edward Youde)，於1986年

12月一次訪問北京期間因病猝死，成為了當時轟動國際的大事。據傳尤德一直患有心臟病，有一次追訪他的一名記者見他胸口前的衣袋有一金屬物件，問他是否要佩戴心臟起搏器，當時尤德只是在鏡頭前微笑，然後從衣袋中取出一副眼鏡，頗有幽默感。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前夕，中英雙方為着香港前途和各自利益的爭拗無日無之，關係時好時壞，尤德為此常要穿梭香港、中國和英國三地，實在疲於奔命，但鏡頭前的他總是和顏悅色，溫文爾雅，絕少擺出一些中國大陸官員那副氣急敗壞、嚴詞厲色的面孔。1986年尤德在北京開會，會後獲邀到避暑山莊度假，黃勤帶於隨行期間捕捉了這位港督獨處時間着的樣子（彩頁一下）。照片中的他看來有點斯人獨憔悴，未幾他回到英國駐北京大使館，臨回港前於睡夢中愴然離世。

對我來說，或者對很多讀者而言，尤德是一位英國派駐香港的殖民地總督，他來港是履行女皇授權的任務，基本上與我們之間沒有或沒機會建立任何深厚情誼。我對他的認識，極其量是來自報章傳媒的報導，那時我還不過是一個中學生而已。尤德身故後，港英政府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彩頁二上），但這一切不外是一種禮節，三十年後的今天，又有誰會記得這位曾為香港前途四出奔走的官員？然而，今天閱讀黃勤帶鏡頭下的尤德影像，竟然給我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它看來不是一幀典型的官方新聞圖片，而是一幅普通人隨意拍攝的生活照，有血有肉，可以讓我們看到這位與香港命運有着千絲萬縷關

係的政治人物，原來私底下好像也隱藏了萬般無奈和孤寂，他那黯然神傷的神態，似乎是預示了悲劇的即將到來。如果攝影真是有紀實的功能，即使我沒有機會與尤德交往，這幅作品卻彷彿真實地讓我重新認識這一位曾經為我們的命運營營役役直至生命終結一刻的香港第二十六任總督。

三 荒誕的西九文化區

香港的命運，離不開「土地」兩個字，十九世紀英國人在此展開殖民統治不久，即已明白填海賣地是治理香港的最有效手段，高地價政策的禍根其實早已埋下，只待遍地開花的一天，屆時人人都要心甘情願為土地服務，殖民管治便易如反掌。90年代的香港仍然難逃填海的魔咒，西九龍大型填海計劃更是近二十年間最大規模的以泥土變金磚的財技（彩頁二下），九龍半島的面積由此增加了三分之一，而政府也因賣地而攫取了超過一千億港元的收益。

今天談西九，很多人即時會聯想到那個曾幾何時丟空了十幾年，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西九文化區，完全淡忘了政府提出西九填海計劃的初衷與承諾。黃勤帶影像裏展示的西九填海區剛平整完畢（彩頁三上），地上滿布泥頭車輾過的輪胎痕，偌大的新填地只有一條流浪狗留守着，景況蒼涼。整個構圖最弔詭之處，是作為背景在香港島高廈林立，一片好不繁華的景象，跟荒蕪得渺無人煙的西九填海區形成很強烈的對比，但同時又隱

隱暗示了對岸的景色將會是未來西九的寫照。

事實上，西九二十年間反反覆覆的發展，正是1997年後香港荒誕現象的縮影，本地社會多年來不乏各種公眾議題和爭拗，這塊土地肯定是始作俑者之一。西九文化區的「大白象」工程，早已蹉跎了不知多少歲月，耗費公帑之餘，由最初的天幕設計觸發地產商利益分配不均的矛盾，到最近政府官員自把自為開設故宮分館的計劃，只反映了政府施政上的進退失據，無視本地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地產商毫不掩飾「得西九，得天下」的野心，只坦白說明了商家覬覦的無非是源源不絕的紅色資金，以撐起西九土地上一幢幢的「屏風樓」，因為西九象徵了中國主權真正地在香港體現，即使高鐵一地兩檢是如何抵觸《基本法》，建築費用如何超標，它的總站還是要直達西九的地底。

黃勤帶沒有水晶球，在90年代攝製西九填海區那一刻，肯定無法預測西九日後的荒誕命運。不過，西九的荒誕其實早已經呈現在他的影像裏——一片原來並不屬於香港的土地，填出了大量的利益和權力，同時也衍生了永無休止的煩惱。回想香港的歷史，這片曾被譽為「福地」的地方，對英國人來說何嘗不是從無到有，是一個借來的地方？在過往百多年的發展裏，殖民政府因為土地發展嚐到了不少甜頭，也令我們吃盡了無數苦果。時移世易，今天香港不過是換了宗主國，土地的緊箍咒只是變本加厲，吃苦的依然是香港人，而黃勤帶影像裏偌大的填海地，不過是這齣香港命運連續劇的預告罷。

四 殖民時代的標記

過往黃勤帶很多時候是以攝影記者的身份進行拍攝，但他的影像未必一定是紀實式的報導，偶爾他的作品也會散發抒情效果，譬如一幀簡單的西婦駕駛汽車照片（彩頁三下），看似平凡輕鬆，卻流露了香港殖民地時期的氛圍，曾幾何時是大家共同度過的日子。據黃勤帶的憶述，這張西婦駕駛着一部迷你車的照片，是80年代攝於中環下亞厘畢道中區政府合署（前政府總部）一帶，照片中的主角姓甚名誰無從稽考，反正她應該是某位港英政府官員的家眷，或於黃昏時候到該處接載家人。當時黃勤帶剛巧在政府合署採訪，離開之際遇到車輛經過，順道來一個快拍，便製成了此影像。

作為讀者，我並不認識照片裏的主人翁，但對整幅作品展現的氛圍卻感到異常熟悉——殖民地官員家眷、半粗方框型眼鏡、迷你車、十吋輪胎、下亞厘畢道……這些都是80年代殖民時期日常生活常見的事物，充滿時代氣息。迷你車是二十世紀十大最重要的英國設計之一，剛在2017年4月被英國汽車雜誌*Auto Express*選為歷來最佳英國汽車^⑤。香港在殖民時期，大量引進了這款英國製造的小車，不論華洋人士都慣常以它代步，就連政府部門如警察、消防、郵政、英軍等，都採用它作為工具車，可算是時代的一個標記。隨着英國殖民統治淡出，這款迷你車在香港馬路上逐漸少見，除了一些熱愛英國汽車文化的人可能會作為收藏外，過去那種深入民間、普遍使用的情況已不復見。

黃勤帶鏡頭下的迷你車，昔日是尋常不過的交通工具，沒有太多人會特別珍視，不過經過時間的洗禮，今天它卻成為了一個英國文化的標誌 (British icon)。如果在 80 年代閱讀同一影像，我未必會有太深刻的反應，但把它放到三十年後，即香港主權易手二十年後的今天，同一幀照片卻勾起我從前沒有的感受，而這些影像中呈現的情感都是真切的、原始的，是沒有經過任何人工修飾的，這正是攝影最令人着迷、最難以解釋的地方。

五 香港何去何從？

80、90 年代的香港，風光過，也憂愁過，今天回頭再看，我相信大家都會有說不完的故事，無限的感觸。1986 年 10 月英女皇首次出訪中國，之後順道來港，她在不列顛尼亞號郵輪上向着群眾揮手 (彩頁四上)，是打招呼也是說再見，清楚表明英國政府從此放棄香港，但願大家自求多福。兩個月後，有份參與香港前途談判的港督尤德離世。曾經有一種說法：如果尤德可以長壽一點，又或臨危受命的不是外交官魏德巍 (David Wilson，後改名衛奕信)，香港和香港人日後的命運會否改寫呢？90 年代初，當「九龍皇帝」曾灶財在大街小巷留下他的墨寶 (彩頁四下)，宣示他的「主權」的同時，九龍城寨已被全面清拆。今天曾灶財已早登仙界，他在公眾地方留下的書法塗鴉卻令香港政府束手無策，無論是洗掉抑或是要保留，政府都無法逃避處理法律、公共空間和創作自由之間的種種矛盾。「九龍皇帝」的書法塗鴉，原

本不過是個人情緒宣洩的行為，最終竟會演化成一連串社會議題，是任何人也始料不及的。

黃勤帶記錄的黑白影像，展示了他個人觀察世界的方法，但在三十年後的今天重讀，似在喚醒我們沉睡的記憶，同時又反覆追問影像裏的人和事存在與否，其實真的是香港何去何從的關鍵嗎？回眸一瞥便已三十年，黃勤帶的香港影像，是過眼雲煙的兜轉，是光影結合的影像，抑或根本不過是一場夢？

註釋

① 黃勤帶：《皇后旅館》(香港：麻雀製作，2017)；《香港地》(香港：Hulu Concept Ltd., 2007)。

② 2017 年 4 月 27 日，《皇后旅館》新書發布會假銅鑼灣禮頓道星華大廈一樓舉行，會場同時設有黃勤帶攝影作品選展，由筆者策展，展出作品約二十五幅。

③ Roland Barthes, *Image, Music, Text*, trans. Stephen Heath (London: Fotana Press, 1977), 142-48.

④ 耶拉瑟夫夫婦二人於 1972 年構思包裹德國柏林國會大樓的裝置藝術計劃。整個計劃的歷史和過程，參見“Wrapped Reichstag”，<http://christojeanneclaude.net/projects/wrapped-reichstag>。

⑤ “Best British Car of All Time Revealed — Do You Agree with the Winner?”，*Daily Express*, 21 April 2017, www.express.co.uk/lifestyle/cars/794333/best-British-car-ever-Original-Mini-Aston-Martin-DB5-Jaguar-E-Type。

李世莊 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教授